



多國促日承認當年罪行

2015年5月21至24日，第13屆日軍「慰安婦」問題亞洲團結會議在韓國首都首爾舉行「戰後70年，我們走在通往日軍「慰安婦」問題的路上，菲律賓幸存者 Esrlwita Basmano、Fedanica David，韓國受害者金福東、吉原玉、李榮秀，留在中國的韓國幸存者河相淑出席，與會者還來自東帝汶、菲律賓、台灣、中國、日本、美國和韓國，發出書面意見的有荷蘭、加拿大、德國和朝鮮代表。大會向日本政府提出以下要求：承認日本政府及日軍策劃、設立、組織和管理「慰安所」；承認違反當時國內法與國際法，嚴重侵犯人權。就此，向受害者賠償、道歉，全面公開政府保存資料並採訪國內外受害者。

大會決議：向日本駐各國大使館轉達賠償和道歉要求，推動將8月14日列為日軍「慰安婦」紀念日成為聯合國紀念日，讓各國將日軍「慰安婦」問題收錄在歷史課本中。



▲香港海防博物館舉辦主題為「偉大勝利 歷史貢獻」的圖片展

在灣仔認識一段慰安婦的傷痛史



「慰安婦」的問題，是日本軍人在戰時犯下的一條大罪。由於香港史一向在本地受到忽視，令一段香港「慰安婦」的歷史早已被人遺忘。數年前，日本的一位教師和仁廉夫走遍香港各處，追尋三年零八個月的歷史，寫成了《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迹》（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作者根據歷史資料，走到灣仔實地考察，追尋香港「慰安婦」的傷痛歷史。

日本佔領香港後，不斷發生強暴婦女事件，又為防止日軍之間猖獗蔓延的性病，當局急忙在灣仔成立了慰安區。當局指定駱克道西起軍器廠街東至菲林明道為慰安區，強制接收兩旁一百六十多幢大廈，居民被強迫遷移。日軍把這

一帶用鐵絲網封鎖起來，命令居民三天內搬走。同時，當局又在南固臺設立高級慰安所，名為千歲館。1993年，作者走進南固臺一帶，找尋千歲館的遺址。當時他發現了三幢洋房，都是無人廢屋，亞熱帶樹蔓叢生，白天也甚陰暗。其後，他又幾次到訪，洋房開始拆卸，戰時的遺跡已到了幾乎消失殆盡的地步。

去年，我便參考了本書的資料，親身走訪各處，追尋這段與「慰安婦」有關的歷史，現正設計一條考察路線，帶學生到實地學習三年零八個月的歷史。本書雖出自日人之手筆，但由於他掌握了不少在日本的一手材料，加上經過多次的考察，令人對他的研究成果讀來甚為佩服。反觀本地的香港史學者，可能是受制於一手材料的不足，往往未能對香港的戰時遺址有如此全面的掌握。因此，本書是近年來研究三年零八個月的代表作，2013年出版時，未引起太大的



關注。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有大量三年零八個月的歷史書籍出版，你可能會遺漏了本書。但我相信，只要你拿上手一讀，自會與我一樣，迷上了本書，產生一股走出去學歷史的衝動。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喚醒良知審判 勿忘歷史媽媽 「慰安婦」問題須載入史冊



朱德蘭表示，坊間所謂慰安婦是「職業娼妓」、「自願」的論調，其實是日本社會對日籍慰安婦的認識，也是日籍婦女沒人出面指控的原因。「自一九九一年慰安婦受害者公開揭露日軍惡行以來，人權組織、婦女團體都站在受害一方，對日本政府提出謝罪與賠償的訴求；雖然日本法庭駁回各地慰安婦控告，然日本政府讓招募者利用各種途徑勸誘、拐騙婦女賣淫、獻身，殖民地官員、日軍、色情業者結構性的、「便宜行事」的讓未成年女孩和既無自願就業證明也沒勞務契約的非職業娼妓掉入火坑，卻是不容掩飾的歷史事實。」

今年，香港《歷史監察網民自發》召集人李美娜連續第二年於中秋節前往山西探訪不幸淪為日軍性奴隸的張先免，送上慰問金，禦寒衣物及港式月餅。李美娜說，山西的冬天氣溫可以低至零下二十度，慰問金可用作購買煤炭為整個冬季取暖。1942年農曆年初二，15歲的張先免新婚不久，就被日寇擄去蹂躪幾星期才放

回，刺刀下，十來歲的丈夫被嚇傻。

1995年8月7日，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對日的索償訴訟正式展開，由於日本政府的阻撓，所有訴訟都被駁回。住在山西孟縣西煙鎮的張先免，曾經出席日本東京法庭起訴日軍性罪行，她也是目前山西唯一出席過東京起訴日本罪行的最後一個人證。李美娜說，這些慰安婦現在平均89至96歲，她們已經徘徊在生死的邊緣。明年是香港淪陷75周年，李美娜表示將聯絡不同團體舉行連串抗日活動，包括向日皇索償，優化香港歷史教育，擴充「慰安婦」歷史課程，及在網上建立《香港三年零八個月》討論區。「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的抗爭雖然被判敗訴，但喚醒了世界的良知審判，這些不幸的女性是我們的「歷史媽媽」，必須將日軍性奴隸的經歷載入人類的史冊。我們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參考加拿大、台灣、韓國、盡快在香港建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及建立「慰安婦」銅像。」

撰文：呂少群

「她們堅持20多年勇敢走出來」

8月14日是台灣「慰安婦」紀念日。一場紀念慰安婦的晚會，特別選址在日本交流協會附近的公園，黑底白字的背板上，中英文書寫着「二戰結束七十年『814國際慰安婦日紀念晚會』 Comfort Women Never Be Forgotten（慰安婦永遠不會被忘記）」。

「阿嬤們不只是受害者。是她們堅持20多年勇敢走出來，才讓大家認識到「慰安婦」的本質，才讓這段二戰時期被忽視，甚至被刻意掩蓋的歷史得以曝光。」晚會主辦單位、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黃淑玲說，讓世人重新認識戰爭中的性暴力和種種違反人性的罪行，從這個意義上說，阿嬤們是國際女性人權運動的推手之一。「我們要向她們致以最深的敬意」。資料顯示，二戰期間遭受日軍



▲香港海防博物館與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共同籌劃舉辦「戮力同心」抗戰文物展

嚴重性侵害的台籍「慰安婦」至少有兩三千人。

1991年8月14日，韓國「慰安婦」金學順公開舉行記者會，首次向世人揭發了由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主導、強制徵調亞洲國家婦女充當性奴隸的歷史事實。她敦促聯合國將8月14日這一天定為世界「慰安婦回憶日」。這一願望尚未實現。2012年，台灣婦救會決定把這一天作為「國際慰安婦日」來紀念。目前，所知仍健在的台灣慰安婦阿嬤僅餘四人。2015年10月的今天，她們仍未等到來自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對於「反課綱」微調學生在慰安婦議題上竟質疑「慰安婦是否被迫」。有參加紀念的年輕人對記者說，如此討論並無意義，重點應該是慰安婦提醒大眾對女性人權的重視。而紀念日活動則拉近大家與這個議題的距離，「它不是歷史，還在持續發生。」

在台北，繼1998年一部控訴日本軍國主義殘害台灣籍「慰安婦」的紀錄片《阿嬤的秘密》之後，又一部聚焦台籍「慰安婦」的紀實影像作品《蘆葦之歌》公映。這一天，中國國民黨首度呼籲日本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年的今年，就「慰安婦」真誠反省。



麥當勞超市集中營有何共通點？

全球化為通識教育科的其中一個課程，過往亦有不少學生在獨立專題探究中應用到與全球化相關的概念。與全球化相關的課題眾多，近如韓風文化在港之盛行，遠至如神秘的伊斯蘭國（ISIS）及近日影響著歐洲多國的敘利亞難民潮等，皆與全球化課題有關的。筆者在教授全球化中不同的課題時，發現「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便是其中一個學生最感興趣的題材，原因之一為學生對麥當勞這飲食集團並不陌生，他們除了是此餐廳的常客之外，有的學生更是此機構的其中一名員工。

麥當勞這飲食集團除了吸引一眾學生之外，亦吸引社會學家Ritzer對其進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寫成了《社會的麥當勞化》。所謂的麥當勞化，包括了「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及「以非人的技術來取代人的技術」的四個概念。Ritzer作了如下的分析：效率意味着尋找達成目的的最佳手段。食品在顧客仍未點叫前便已預先制定即是一例。可計算性即強調了龐大的數量，而不是品質。可預測性則意味着一個沒有驚喜的世界。在尖沙咀分店所吃到的與在屯門分店買到的漢堡包是沒有差別的，同樣地，我們去年買到的麥樂雞與今天買到的，其味道也是一樣。最後一項是透過非人的而不是人的技術來達成控制。只要製作食品的生產線中透過一系列非人的技術，便可以要求無須具備烹調經驗的員工作為廚師了。員工只須遵循各步驟、方法、分量、時間等，運用到食品之上便可，而非依賴廚師的個人專長。如此一來，便失去了人性化的一面。

歸納共通點解釋生活現象

原來Ritzer的麥當勞化現象，亦可以套用到大型商場、超級市場以至一些連鎖食品店上去。一些大型商場或超級市場亦可以被描述為一個具有高效率的販賣機器，當然，從消費者的角度看，這也是一個具有高效率的購物商場，在此可尋找到各種不同的消費品。大型商場或超級市場會利用低價、大量及多樣化，作為公司在交易額量上的保證。一些大型中級連鎖咖啡店亦一樣，以標榜標準化的品質，雖然能向顧客提供口味一致的咖啡，但失去了神秘化和驚喜。最後，大型商場或超級市場能吸引消費者接觸到不同的牌子、不同的商品，如有些品牌銷量不佳，可即時把其下架，並以受歡迎的人氣品牌取代其位置。

除了上述有關麥當勞化的例子之外，有學者（例如Bauman）嘗試以麥當勞化的概念來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利用毒氣室對大量群眾進行大屠殺的事件。例如毒氣比子彈更能有效地屠殺大量群眾，以毒氣分量來預測可毒殺的人數，處理大量屍體亦要講求可計算性，而當時納粹德國的官僚制度更鮮明地反映出人性化的這概念。

同學如在進行獨立專題探究時，亦可學習以上兩位學者的思考模式，從麥當勞到超級市場，再到集中營的大屠殺，從中歸納出共通點，再利用來解釋在身邊出現的現象。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幹事 張錦華博士

延伸閱讀：

Ritzer, G. (著)，林祐聖，葉欣怡（譯）：《社會的麥當勞化》。台北：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傳說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與紐約和倫敦並稱「紐倫港」（Nylongkong），是蜚聲國際的大都會，但「香港」名字的起源故事，相信知者甚渺。

相傳，「香港」與海盜香姑有關。坊稱，清代嘉慶年間有林姓海盜與妻子香姑為禍南海，後為水師所敗，香姑逃至港島，以島上高山（今太平山）為哨站，監視往來船隻以便劫掠。為此，行船人士透過口耳傳遞信息，讓漁商船旅避免進入「香姑盤踞之海港」，久而久之成為船舶地標。不過，至今仍未發現相關史蹟，且平心論之，居民痛恨海盜，照理不會以其姓名作為地名。而許地山教授則認為明清時期海盜橫行，香姑傳說應是世代訛傳演變。

另一種講法則認為與神異相關。昔日之銅鑼灣為漁民避風港，在清代乾嘉年間，某漁民撈得紅色香爐一座，深信是天后顯靈，遂於海旁修建廟宇及安置香爐，稱為紅香爐天后廟。後來，廟前港灣成為遠洋船隻泊岸的補給點，客旅登岸例必到廟參拜，朝廷更設立汛站（類今之水警派出所）顯示社區活動頻繁，遂成地標。廟後山峰稱為「紅香爐山（峰）」，前臨海灣則稱「紅香爐港」。但在雍正年間繪成的《海國聞見錄》附圖中已有「紅香爐山」的紀錄，當時已是全島的總稱。而翻查明代《粵大記》早已有「香港」的紀錄，證明與「紅香爐」無關。

亦有云香港其實是指港島的一條天然瀑布，位於現今石排灣臨海之瀑布灣，昔時之遠洋船旅由南亞向珠江口駛來，進入現今維港以前，最先經過港島西南岸，喜見瀑布溪水甘香甜美，例必在此取水，因而美稱為「繁洋甘瀑」，一般俗稱「香江」。

還有一個講法，指香港氣候盛產莞香樹，可製成香品，因質量優良，傾銷內陸。明清時期，華南沿岸海盜猖獗，商人將香品由尖沙咀以小艇載至石排灣，改轉輾船運往廣州再分銷華東各地，由於航程極短，加上珠江口兩岸有多重炮台及官兵駐守，大大減低被劫風險，於是石排灣一帶成為「香品轉運的港口」。昔日之石排灣附近有條「香港村」，在在指明「香港」的位置，顯然「運香港口」的說法較為合理和貼近史實。

順帶一提，清末民初的華人代表周壽臣爵士就是地道的香港村村民。

香港史學會總監 鄧家宙
電郵：shkh.org@gmail.com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是蜚聲國際的大都會，但「香港」名字的起源故事，相信知者甚渺

資料圖片